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四

禾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驪節

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在位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傳曰不書即位亂故也吾謂嗣君繼立必行即位之禮所以承先君之統重宗廟之托非一人之私也雖遭變故此禮不可廢所以定人心也始元不

即位雖曰不忍然宗廟之事有亟焉者遏其變以安國家則亦不忍于先君也

齊人救邢左傳狄人伐邢齊人救邢

管敬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此以天下爲志者也胡傳以爲將卑師少廬陵李氏以爲未力于患非是經于桓會盟及大征伐外大率皆書人非盡謂其不善也諸侯創伯號合之賦

自出前此未有也臣不干君伯主擅命謂天子何故于桓之事特稱人以示抑損之義所以明伯臣之節以尊天子也蓋春秋于桓之事實有取焉凡苟求無已以稱人爲不善之者古今所以鮮完節之臣而任事之臣短氣以此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桓）盟于落姑（齊地）

國亂君幼先君始葬即要結大國以爲自安之計于此見閔亦足與有爲者而惜乎防患之不深也

閔有伯國之援而無收于死故外交者無益于內釁是以君子貴于自立而恃人者不與焉

季子來歸是為季氏

季子之歸君親行于竟與尋常大夫之歸國者不同故書曰季子來歸曰季子嘉之也君與國人之所重也曰來歸喜之也君與國人之所欲也經如此書之者所以賢季子也賢季子者所以重責季子也重責季子者主少國疑重以閔公託季子也季子對莊公曰臣以死奉般于是酖其兄叔牙氏可謂決矣及子般之死也無能為役而竄身于陳

不但食言而愧莊公即叔牙亦不服閔公之立又未有勳焉然其復也書曰季子來歸若是之亟之何也蓋骨肉之禍聖人所傷魯不幸遭兄弟之變弑者弑奔者奔閔以稚年嗣位左右無親是時可與共休戚者獨季子一人耳有季子而閔有所依矣故于來而深幸之曰季子曰來歸見其以桓公之子叔父之親輔翼冲齡所以志君臣悲喜之情而期宗子維城之助也然經之望季子深矣忘父親讐季子與莊公同之夫獨非人子乎然則宜何

如曰力不能得之于莊之君臣如叔肸者其庶幾乎

冬齊仲孫來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

齊桓旣與閔公盟魯國之難幼主之危桓知之矣故惆于心而使仲孫來省難同盟之情于是爲至是桓美之大者故書字以嘉之非聘故言來不言使者內之也胡傳以爲畧之其又以書字爲貶乎仲孫之言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有

國家者以禮自立覲人者以禮爲衡未有或失也故齊桓修禮于諸侯晉趙簡子曰吾于是而知禮之大也自古興邦之君臣未有不謹于禮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小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吉禮故言吉吉禘禘他不言吉而此言吉者對喪言之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是也胡傳并譏及用禘[illegible][illegible]矣此直謂莊之服制未終未可禘焉爾未畢二十之喪而舉重祭用盛樂

故曰吉禘屏太祖羣廟之主而就孫食故曰于莊公一事而兩失之矣公羊曰譏始不三年也亦未然莊君毋喪未踰年而與婚禮其爲吉也大矣不能三年何獨于閔僖之郊禘非禮也夫子有是言矣他日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俎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是夫子方身與郊祭而敢以爲非乎蓋僖郊禘非禮然賜出天子是爲異數數百年相承以爲罷雖獨無尊天敬祖之心悍然議廢孰敢尸之亦孰能聽之且禘不始

于閔如夫子以禘為譏當在隱之初年不當在此時故知此直是譏吉禘非論禘之是非也郊亦然

秋八月辛丑公薨

季子爲社稷之臣也君親盟于齊以請之次于郎以待之其托國于季子也大矣而季子竟不能防微慮變以免公于死其負閔也不亦多乎

閔何以不書葬諸家之說曰不討賊不書葬也穀梁曰不以討母葬子也夫昭公逐死于外强臣無禮于君未有如斯之甚者然昭未嘗不書葬故不討

賊不書葬吾斷謂春秋無此例也但閔不書葬畧與隱同殆不可曉若以爲先君遇弑臣子所不忍故闕其葬以志亂則又不可通之于桓反覆思之大要亦是不成喪耳閔僖國家變故以其幼君又未免有畧心則葬之不能如禮春秋削而不書所以懲臣子之慢也至于昭雖不弑而受強臣之禍最烈死半年而始歸歸踰月而即葬中間又有新君即位之事葬如是其速慢忽無禮與臣子所不忍言然而録其葬者所以存先君而不忍外之也

夫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昭公于先公之墓則其意可知也故三公之不得其死也畧同而有葬有不葬其理各異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孫齊不稱姜氏文姜齊女絕之于齊也哀姜孫邾稱姜氏對邾言之也婦德三從哀姜誰氏之女誰氏之婦邾爲誰氏而孫之魯婦人爲國辱故斥言之以著其負罪奔逃之實

公子慶父出奔莒是爲孟氏

冬齊高子來盟閔有仲孫僖有高子一年之內再勤大夫桓之爲魯亦切矣高子即高傒

魯頻遭內難新君未立人心危疑國家之隙莫大于是高子以齊侯之命撫而定之立僖而盟以靖國人魯社稷之功也故春秋書高子以貴之貴高子所以貴齊侯也胡傳以猜度齊桓之詞而專歸功于天子高子不以齊侯之命亦安能攝魯國之人心而安定之魯既定乃過君而功臣有是理邪不言齊侯使者與仲孫同且魯以千乘之國制命于齊遣一价之使來盟其君臣不太輕魯乎但此

時魯實有內難所望援于大國者甚急高子之來實有存魯之功齊侯權宜濟事故不以其來盟爲病與前日及高傒盟與書者嘉之也故使盟非正也而有以盟之爲利者高子此來是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之宜慙懿祖父孫濟惡抗天子則無君臣淫宣姜則無夫婦殺急壽則無父子懿又濟之以不才必至于亡而後已其滅于狄也衆之所快不足矜

也乃所以惡于狄者天子失政方伯失職狄人肆惡各有罪焉不相假也

衛之滅也戴公嗣之戴公卒文公嗣之皆衛之遺民所立也是時衛之君臣皆盡所遺男女存者僅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纔五千人耳從古不成國未有如斯之甚者非有世臣百官如衛宣之時也乃共推一人以爲君而所推之戴公文公又昭伯所烝于宣姜以生之子也視衛人立晉不侔矣然經不書衛人立申立燬者是春秋於衛

人之志而許其復國也故知許叔入許乃爲其所得爲若夫不請命之罪當與諸侯同之但以視之諸竊國者則有間矣或曰衛有罪當滅此又許之復何也曰處分衛事則天子與伯主諸侯之任也立君衛人之事也

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高克有罪[illegible]之可也無罪用之可也即罪之而不欲用退之可也乃以師徒罪之而不復非忌使之潰散而奔故曰棄其師惡之之後世以邊鄙爲斥

遠大臣　　盧杞之出張延賞之出寇準
皆背旨　　人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重[illegible]可勝
誅哉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五

檇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龔應熊訂
單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　驤節

僖公上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言即位國亂僖不行即位之禮故也夫改元即位所以正人君之始也胡傳謂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此語絕不可曉僖如行

即位之禮春秋即欲正王法亦安得不書僖實不行即位之禮春秋即欲書之亦安從書之

僖公自邾入立左傳云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然則僖之入與小白同同是乘隙竊國而不禀王命者皆法之所不得原也然小白書入而僖不書則君親與他人不同故左傳有諱國惡之說有補于聖經矣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過有

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卒巳之意而爲之隱故無常准舊史有所避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君與親幾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愛敬之義有時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諱不諱

之義無餘蘊矣或者以爲同是臣子而疑于不可並行者則有說焉當官而行死職可矣義不得避史臣是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臣子之義也夫子作春秋以直道爲是非然是私史非受命于君者故與史臣不同也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公穀胡傳稱曹師左傳稱曹伯

邢爲周室之懿親又處中國視燕孰重狄入中國爲諸侯患視山戎孰急滅邢滅衛非一日之事也桓伯中國而不能存邢衛狄入而再滅國若無人

焉誰之咎也書次于聶北是桓之意急不在于救邢也稱師責之以有事也稱曹伯有屬望之意焉親親之誼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責曹伯所以責諸同姓者不獨爲一曹伯已也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邢地

國存何遷遷者不能有其國也邢遷矣救邢之師何爲王室之懿親中國之侯服廼於狄人而棄其國流離失所桓與邢皆罪桓無安攘之實邢無自立之道也此見恃人以爲存無發憤自强之意可

恨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三國之師以之救邢則不足以之城邢則有餘所貴於師者實無攘夷之心雖云能分災恤患猶病也姜云再敘三師見春秋以來悉力救患惟此一舉非也狄橫行中國而再滅衛邢誰之耻也即不能救邢衛於巳亡而狄决不可不治合諸侯之力剪之應非難事柰何不聞倡率大義從事於狄而苟以存亡國爲名所不取也

狄以莊公末年伐邢爲中國患桓公以閔公元年救邢乃一救邢而衛滅再救邢而邢遷桓及諸侯會不能爲有無亦可耻之甚矣邢之事經止書諸侯救邢邢遷及城邢諸事不復言狄何也見狄實不足爲中國難中國不能制狄徒自擾而已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齊地左閔公之死由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魯君之夫人何以薨于夷則姜氏之罪死不足以塞矣桓公殺之快魯人之憤雪齊宗之辱魯雖欲

不受屍于齊人不可得也以歸胡傳曰以其喪歸于齊得也姜之死在秋七月歸在冬十二月齊魯鄰壤其在途何得一百七十日而始至乎胡氏之說非也薨于夷者是齊桓殺之也以歸者魯人請之乃始歸之魯也齊人殺之以正罪魯人葬之以全體

楚人伐鄭　杜云荆始改號曰楚

胡傳以荆來聘稱人爲進而又不能逼之於此

八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鄭伯文曹伯昭邾人文子

檉宋地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林云去寰之會六

楚再伐鄭然後會諸侯以謀之楚日以逼諸侯日以懼而心漸同矣召陵之役蓋以漸而至者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邾地

夫人姜氏孫邾邾何人而發之此義不可不討也然魯亦有難于顯言者乎入月會于檉九月敗其師而胡傳以既會爲責且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失之遠矣詐戰曰敗亦不足以盡敗之義其曰敗之者爲主則是也蓋有所憤于中而志在于

克之故以我為主此戰是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左

傳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林書獲之始

莒人以求賂之故師壓吾境公子友受命帥師以禦莒人所謂兵出有名師直為壯此時惟敗敵是求至于制勝進止遲速惟將所施有不必問者矣書曰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獲莒挐以見友能克敵禁暴執渠魁以告成功勝其任矣胡傳罪敗莒師不論但譏季子用詐謀擒其將以為非

王者之師豈春秋槩侮之意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胡傳不稱姜者殺于齊不去氏者殺于魯未喻其取義之故吾謂不稱姜有二義一則齊人絶之不得爲姜女一則姜氏奔邾自絶非復先君之配故削之謂之夫人氏斥外之詞也夫魯夫人之喪可從外至乎惟謂之夫人氏以見哀姜罪重義絶不得爲宗廟婦不得爲國人母也此與文姜稱夫人孫齊小異者文姜未幾返國猶爲國母姜則邾自

絕婦道誅死于外事異故也左傳襄二十六年宋夫人之步馬者對右師曰君夫人氏則夫人氏亦非臆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衛邑左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楚邱衛邑也而不書衛城楚邱諸侯也而不書諸侯但比於楚之內邑者何也所以責魯黜諸侯抑齊桓也齊桓役使諸侯以侈德於衛不但衛人感之即諸侯亦且以爲濟傾扶危而不以其役爲病乃春秋不與者何也衛侯服之國也不能守其土

宇自宜歸命天子追治衛鄭抗王自立諸罪例其
爵位收其土地惟命或追念康叔之勲不斬其祀
存亡繼絶亦惟命令一國之存亡天子不復與聞
欲立則立欲城則城五等之封建制命於强侯桓
自爲仁義以市其德所謂天威咫尺之謂何此伯
之所以可假而王之所以終不振也故黜諸侯之
勤以提醒人心之大義而歸其事於魯所以深責
魯之君臣蔭聖人以義望魯魯能執義齊桓自屈
天子自尊殷肱王室不愈於受令伯王乎此與幽

之盟沒公不書互相發而習者不察猶爲桓公諱美而詡其實與而文不與也不亦謬乎聖人文與實一也安有陰利其事而陽反爲譏刺者邪人皆從存衛起見耳而不知義有重焉者衛不足存也是故晉之六卿齊之田常曹孟德司馬昭仁義非不足志不在公自爲私惠以收人心君子所惡也故春秋存王者也城邢城衛一也而事不同邢之役責諸侯不用師故以師城書衛之罪重並不宜城故獨舉魯

救鄭救邢城邢城楚邱皆從來所稱桓義之大而事各不同分災恤患諸侯之義也故春秋許之彼天子而後私德人臣之罪也故春秋責之此見聖人未嘗不許人為善又未嘗輕假借於市私之人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君以隱公之例準之應例葬然而不例者不能例也夫人孫邾夫人薨夷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八年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臣子無貶上之道聖人之言孫而不廸故葬其所葬以存國體焉爾

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人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荀息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以虞首惡著其勇於奉晉之意深惡之也翦兄弟之國以媚強鄰雖有利焉仁人不為也至於卒以自滅未暇論矣春秋無義戰虞其最甚者

下陽不書虢兩強侯擅合兵翦天子之封邑其大罪在無王而虢不足道矣胡傳謂下陽虢之衆邑下陽既舉而虞虢亡以為書滅之義非也下陽不書虢楚邱不書衛皆臨之以天子而責諸侯之擅

廢置者

秋九月齊侯桓宋公桓江人黃人盟于貫宋地林云衣裳之會

不在九合之數

江黃皆天子之封國也王靈不振自隔于夷齊桓修伯王者恐後況天子能自執其柄而四夷敢有不王者哉貫之盟春秋殆有深感乎然江黃之滅亦胎于此矣夫盟以固信也盟誓之詞必指天日江黃滅而不救是桓謂鬼神可欺也然則盟之日固以欺小國而自爲利矣此伯之所以可恨而盟

之所以不足貴也以此言之可謂大信時而以不日爲桓美之大乎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胡傳曰僖公有志于民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夫以桓宣之君而以有年大有年示之災以僖公之賢而以三時不雨示

其勤是賢君之憂勤適所以召旱而逆亂之世皆死于饑殍然則爲之民者寧遇桓宣而爲有年之災乎寧遇僖公而爲三時之旱乎夫水旱有適然之數而人君無日可忘小民之依若三時不雨則直是災之甚爾以不雨答賢有年災不背事理之悖者也

徐人取舒

何休云刺桓不救也徐舒皆遠夷徐大而舒小朝發夕至非桓之力所能爲也姜云舒楚與國此舉

益受命于齊爲齊開伐楚之徑春秋以其効順于中國故得稱人此林堯叟之言耳其實未然舒最近楚果附于楚楚人何肯不救而坐視徐人之翦其羽翼也以稱人爲進之者胡傳之例何足據也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齊地林云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左傳謀伐楚也

齊桓但務服遠之名而實無恤小之志江黄來會是齊威之所以及遠亦二國之所以基亡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左傳齊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申之以盟誓伯之服人者微矣作誓而民貳不其然乎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穆曹伯昭侵蔡蔡潰

莊十年荊敗蔡以蔡侯獻舞歸十三年北杏之會蔡侯與焉十四年荊又入蔡則蔡者中國之諸侯而楚之所仇也假令伯國之君能爲諸侯主雖江

黄且請服而況于蔡乎卽蔡附楚爲中國患當明正其罪先伐蔡而後治楚可也乃無故而侵潰其國何以示諸侯自是遂敺蔡於楚畢桓之世蔡不復與會盟而楚得資之以爲用幾與春秋終始則桓輕舉傷諸侯之心也其後伐陳亦然陳蔡失而中國無南蔽楚人橫行皆桓慮始之不臧也伐楚自是桓績而侵蔡自是桓過說者乃反以侵蔡爲制楚之奇不亦謬乎

遂伐楚次于陘（楚地在召陵南）

楚僭王江漢之上威行南服追曾莊十年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禍遂中于中國嗣後鄭連歲受兵與中國爭勝而莫之制也桓有心剪之久矣而力未能及梁邱之會諸侯未同至是始大合中國之君侯振中國之兵力寢楚氛而懾四夷自入春秋以來名未有正于此功未有盛于此者也曰遂伐楚壯之也胡傳訊其専然則蔡潰之後當縮甲而還乎荆人總一來聘則以爲慕義而陵替之罪置之不論曰此聖人樂與人爲善也桓公伐楚則

以士師天吏責之曰此聖人嚴君臣之分也是何小人爲善之易而君子救過之難乎

夏許男新臣卒（新臣卽許叔穆公卒子僖公業立）

胡傳取劉敞責許男不卒于師爲不知命推之至于貪生畏死亂禮苟免淫祀非望可謂嚴矣不思人臣奉命而出死生以之可也伐楚之役非王命也召陵既去許不遠則有事而往有疾而歸亦人情所必恤諸侯所共矜何責之深也宋公和卒傳云日卒正也蔡侯肸卒傳云時卒惡也註疏專以

日時斷諸侯善惡如新臣卒亦遂不能定其然否
夫諸侯中如衛朔者抗王自立又立頹伐王莊二
十五年經書曰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書月書日
其爲正爲不正諸侯之善惡果係于卒之日時與
否必有辨之者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穀屈完公羊以爲尊之使當桓胡傳以爲嘉服義
皆非也合八國之師耀兵江漢而楚以屈完當之
有餘力遽以服義歸之可乎其言楚屈完來盟若

以盟爲楚志盟于召陵者若謂許其乞盟焉爾不
言使者嫌以屈完當楚子也楚子不乞盟則屈完
不來楚君臣同事之詞故不稱使所以抑其大夫
使楚子主此盟以存中國之體也是役也桓實未
能得志于楚然楚自此亦戢矣故桓足功也
次陘矣盟即盟爾何以退於召陵楚不服故師不
得不進退召陵楚亦不得不盟楚以一盟塞齊桓
以得盟畢事焉曰召陵之役桓未足爲得志然所
以名服楚者亦非虛褒之也

伐楚不戰僭王如故未云華心余所以爲桓病也由今思之亦有未易言者凡舉大事必度其力足以濟而後盡力爲之苟不能然則審時度勢相機而爲之使不至于決裂即所得已多矣當日天下楚爲强桓雖以八國之師臨之然兩强相併勝負之數未可知屈完如師蓋以覘齊也而桓亦欲因完以得楚之情故陳師而觀是齊之所以加楚方城漢水之對是楚之所以待齊自是桓之心亦曉然知所以處楚矣故楚非盟無以退齊而齊非盟

亦無以結楚召陵一盟而中國之體已尊所謂知己知彼桓之力如是而止桓之功亦如是爲烈矣若謂以一夷臣盟八國之諸侯爲羞又以桓不一决戰爲恨嗚呼兵凶戰危可以得臣之戲而輕一擲乎召陵之事桓與仲籌之熟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云師出于陳鄭之閒國必甚病此謀國之忠言也申侯不顧國患賣轅濤塗以媚齊侯二人之忠佞君子將何去取焉齊桓此時苟能翻然覺

悟嘉濤塗之忠下恤小之令正申侯之罪不但陳鄭之君感德入骨而傍覩之國亦慕義無窮矣此招來人心之大機軸惜不知出此顧執轅濤塗而賞申侯是教人二也楚共之論巫臣曰其自爲謀則過其爲吾先君謀則忠夷狄之君尚能恕待逃命之臣今乃以中國之伯主合諸侯而獎佞仇忠其何以服人彼葢徒以愜己加陳人之罪而不知以己病人雖天子不能使人心服況諸侯乎自是而鄭陳携心矣書曰齊人深惡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諸不言師而言及病之也病之者何以中國千乘之君與夷方小侯同事而爲伯主役也是故合諸侯而伐楚者齊也合江黃而伐陳者齊也比事而觀不亦醜乎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云大伐楚是也千乘之君而八月于外致之不亦宜乎則凡側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及以爲危之者皆好事之詞也伐楚之後又伐陳矣而

不以伐陳致者伐陳不足致也

疏許穆公

許小國其君書卒書葬無譏也而穀梁註諄諄於日月之例不亦多事乎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叔牙子

伯以義服天下莫先於綏懷小國轅濤塗之言於齊雖不利而謀其本國則未有失也何怒之暴也且齊以侵蔡之故徵諸侯從役之國力已不支而

狃陳鄭復加以供給大國之勞乎既罹藪瀆塗之害正當猛省而矜恤之乃執之不已而又伐之伐之不已復大會諸侯之師以侵之何其甚也其侵陳者蓋明以恐諸侯也桓於是爲暴於中國矣故葬十有二月者以見桓之不德諸侯于役姑歸未及安挑而又勤之終歲無寧宇也胡傳譏桓量淺而驕非也桓雖盟楚實有不慊於心故發怒于陳而力挾諸侯雖明知其不義而不暇顧蓋變羞爲憤而又恐諸侯之輕己强作此態爾此與袁紹之

殺田豐唐太宗之除充雪耻其意大畧相似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檀弓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乃縊而死

晉獻患羣公子之偪用士蔿之計盡殺之其所以為子孫慮者至遠矣卒之殺其子孫者不在所患之羣公子乃在所愛之驪姬不止殺其所惡之子乃併殺其所愛之子心力徒勞天道不昧假令各安其所羣公子有維城之固世子有繼體之美矣

齊卓子即不爲君猶不失爲晉國之貴公子觀之飽刃人手者何如邪歷觀自古之君凡以猜忌殘骨肉未有不反受其殃者嗟乎嬖寵之于人甚矣哉申生之事是入春秋以來女禍之始嗣是魯亦殺于敬嬴宋痤死于妾棄齊光斃于戎子而齊桓創伯之英主也亦亟流子孫委國命于宋襄之手皆其彰明昭著者而大夫士庶之家又未可盡記

戕賊父子之恩絕兄弟之愛禍亂橫作莫可收拾悲夫傷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有歸寧之禮因而朝之以示親附之義且體貌其子以示亞于國人此亦婦人有心計者然而非禮矣當時亂臣賊子無國無之故伯姬憂患預防借大國爲重而不知援之不足恃也嗟乎爲人君者不能正君臣上下慎守其國家至貽婦人孺子之戚使之自爲計亦可憫矣譏之者但尤其失禮而不核其情亦非春秋責備爲人君父之意也

友公孫茲如牟左傳如牟娶焉

內大夫出竟必書以示人臣不敢自專之意也

公及齊侯桓　宋公桓　陳侯宣　衛侯文　鄭伯文　許男僖　曹伯昭　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林云衣裳之會七

會諸侯之事也諸侯會王世子是萃列辟而請見王世子也而王世子之位定矣諸侯于是爲念周而成父子之親定宗社之計義之大者也葢桓既失策于楚故又爲此以挾諸侯而諸侯無敢不從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王世子在焉故稱諸侯稱諸侯有臨之者矣其曰諸侯盟不敢及王世子所以殊之也殊王世子所以定其位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

射王者鄭莊而冠屨之禮裂逃首止者鄭文而尊王之義微鄭錯世惡不悛非詞令之可告誡者也故曰首止之盟天下之大義也記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非逆君也不從君于

者也太子天下之本也而以寵后欲廢之此不可順者也惠王雖私憾之亦不敢以義干諸侯矣故是乎示天下之有君臣祖宗之有法守桓之此舉雖謂大有功丈武可也故鄭伯以王命不盟而春秋逃之見人臣不能執義以事其君者雖奉命不得爲順也

桓與諸侯爲我者也而惠以私寵憾之楚僭王叛我者也而欲轉鄭以從之是不但不知惡楚且甘心焉與楚分諸侯矣鄭伯一逃蓋見當日人心之無

君不可以大義動而首止事勢之難也非桓以成力攘之王世子之定尚未可知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林云夷狄始滅中國

召陵猶在而楚敢滅國不但楚氛未戢蓋亦有以窺中國之隙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十二月丙子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汪氏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未嘗有沒于嗜好

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滅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師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在此時也然滅虢而以不書春秋凡國滅君出則必書其君所奔之國如此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是也虢既滅虢公醜奔京師強侯吞噬至使奔告天子而不復畏忌可恨之極矣虢公有望恤之心天子無字小之力聖人以是爲傷天子之體所不可

言蓋既不可言虢公奔京師為天子病故寧闕而不言所以存天子也

宮之奇以脣齒喻虢以桓莊警晉利害輕重瞭然在目然而虞公不聽逝詞于神者蓋亦知宮之奇言是但不欲忤晉人之意故委命于神以與晉不我欺耳不知豺狼之性不噬不厭非媚悅可結以虛好易實禍世之小人往往如此不獨一虞公為然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

圍新城左傳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人成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伐鄭之役為逃首止之盟也但鄭伯之逃王命也伐鄭非王意也必以首止之事為誅鄭必有所藉口故但圍新密以聲其不時勞民之罪為義之難如此自是而楚師復動矣召陵以來楚氣已奪鄭復開之隙使之再與中國爭鄭實亂華之首也此一役也使桓不得奉王命而守其召陵之威者皆

鄭爲之也春秋書此所以深致恨於王與鄭而重爲桓不幸也救許雖決亦徒勤爾

冬公至自伐鄭

至自伐鄭者不成其爲救許也許男面縛啣璧以見楚子楚子自擬於武王之事以釋之桓有慙德矣此春秋所以深恨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諸侯伐鄭之師纔罷齊人伐鄭之師又興蓋以必治鄭爲主不得其服必不已也不煩諸侯者蓋以

鄭事自任與晉悼之初韓厥伐鄭之意同稱人者事既見于新城此則前事之末竟者爾

夏小邾子來朝杜云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鄭伯傳罪殺其所惡以飾詞于齊申侯與轅濤塗之事固在也用其所執之譖殺其所賞之人以為解說不亦玩侮之甚乎若申侯賣國獻媚死有餘罪殺不足言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

于寗母寗母地左傳謀鄭故也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林云衣裳之會八

官受方物則天下知有君臣不許子華則天下知有父子修禮諸侯則天下知有威懷伯道用强是役也獨以德禮先天下盖庶幾乎王者之事焉茲事有功于世道甚大此齊桓所以首出諸侯非晉文以下所可幾也故夫子有取焉諸侯圍鄭而鄭不從齊辭子華而鄭請服得失之機于是可觀矣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齊侯辭子華之請是不

以小利而廢天下之公不以小怨而長亂賊之漸
義訓而恕推之使天下知有君臣父子即所怨之
鄭亦得以伸其君臣父子之法不但諸侯威服即
鄭亦當汗顏心折矣此王者之事春秋所不數見
桓之伯所以不可及者在此

曹伯班卒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桓宋公桓衛侯文許

男侯曹伯共陳世子款盟于洮曹地左傳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盟于洮謀王室也兵車之會一

是時王室有難洮之盟定王位也然去年七月方盟于甯毋今年正月又復盟于洮王位定而桓之用力亦勤矣苟惠王無廢立之志何至使王人下求于諸侯苟首止無鄭伯之逃桓亦不至屢盟而褻尊王之體天下之事桓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王與鄭伯一朝敗之而有餘桓且如王何哉嗟乎人臣竭知盡力以効其討安社稷之謀小人從中

沮壞之使之不得竟其功卒付之無可奈何者獨一鄭人也哉

穀梁云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

乞者哀之之詞也方伯之重同盟之好儼然在也前日孰斥遠之而今作此態也鄭伯始則依惡王而從亂命繼則懼襄王而乞新盟反復無常惟己

是利此王法所不貸也然逃歸則歸乞盟則盟莫之能治可嘆也巳楚人之伐許也許男面縛啣璧而後釋之而桓不能然蓋楚以強力自爲之桓則諸侯同役而不同心但得其服則巳不敢爲巳甚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左傳以爲哀姜胡傳取穀梁之言以爲成風然致者致于廟非立祠則左傳之理爲長杜謂哀姜淫

通外殺僖公疑其禮歷三禘而後行之是也哀姜得罪宗廟不宜致故經以為譏魯人曰夫人經亦曰夫人而已矣不稱姜義已絕也若是成風雖失禮當無不稱姓之理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惠王崩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公羊謂宋桓不書葬為襄公諱非也葵邱之會書宋子則已明示在喪之詞又何待書葬而後知其背殯邪春秋治君臣父子之大法背私一不孝之

宋襄哉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桓 宋子襄 衛侯文 鄭伯文 許男僖 曹伯共于葵邱齊地林云友 葵邱之會天子致胙伯主降拜諸侯布列天冠地履之義一時赫然伯功於斯爲盛晉之文悼邈乎遠矣此齊桓所以不可及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春秋書伯姬之卒非有關于國家之事也然而不遺者何也男女人道之大故禮不遺于婦人女子

者匡之也匡之以禮而後可責以婦道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稱諸侯有臨之者矣臨之者宰周公也首止之盟亦然臨之者王世子也尊王世子尊王臣所以尊王也是會也冠裳萃止下睦與國上尊天子凡冠帶之國有不與者皆罪也晉侯後至何追慢義之誅宰孔遏之不責晉罪且以齊勤遠爲譏止晉侯而使之還是王室之臣且不知尊王爲何事奈何責禮于諸侯乎故齊桓之事非人臣所得行者也

然齊桓不行而天下無君臣矣故夫子以君臣之義責之桓而深有取也林堯叟曰桓之會有天子之宰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邱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卿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桓盟或日或不日不日者既以爲信之矣而葵邱之盟又日何也公羊以爲危之穀梁以爲美之胡傳末之言也一事而取義互異又惡在其爲例也

然則聖經無所謂例也隨事取義焉可矣必欲一例以釋有不可盡通者

甲子晉侯詭諸卒獻公卒子奚齊立酈後弟卓子立

穀梁疏既以新界新臣時卒爲惡則晉獻日卒何善焉獻日卒而不葬討稱葬而不日卒聖經有定例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以嬖寵奪嫡衆所惡也然旣是其君之子也爲君之子嗣君之位孺子何知晉臣誠不安獻之嬖

不正孺子之立自宜决之于獻在之日去就生死各致其志亦孰能禁之乃君生則坐視其惡君死則倚刃其子以求媚于國人而自爲富貴之計天下亦誰能說之故曰殺其君之子君之子可殺乎晉故爲之說曰人臣處國家廢立之變未事之前宜如周昌旣事之後宜如荀息

晉獻詒謀不臧寵譖積怨百計驅除爲愛子計者適足爲愛子作殺身之孽此爲人父者不可不知春秋雖以大體定是非而隗正奪嫡之禍亦未嘗

不爲卽先君有靈正亂臣之辟亦何益於愛子故得君臣鑒前戒后各自盡而已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林云朝齊之始

于是魯始屈于大國書曰公如齊所以深著變禮之始而爲魯恨也周公之禮公之子孫壞之可嘆已桓之爲也未嘗不以名義爲重乃僕服之中竟無一人能以名義相成而奉之以非其道齊桓既沒首止葵邱召陵之義不復存而止見伯之尊而已是以春秋深譏于此日之朝齊也其不致不可

致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而見滅不義之人無所往而可也書狄滅溫溫子奔衛則狄人之逞溫子之失職伯圖之闕皆在其中矣張氏曰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惠公夷吾賂秦人立

雖以獻之昏悖失德國論之積忿不平而名義不可假如此此春秋特筆也不明正其罪人且惑于

晉事以里克爲義舉矣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立夷吾所以快國人之憤也然卒負弒君之名而又不免其身爲人臣者可以知所處矣若卓子以獻公子嗣位雖非應立然二兒出奚齊死因無君以主晉嗣里克不爭之于未立之前而殺之于既立之後欲辭弒君之名其可得乎

申生死重耳夷吾逐此天下之共恨也去奚齊卓子而立重耳夷吾此人心之共快也此論情理則然而非法也法者國家之典人君之權也晉之事

厭貨責愛人臣苟爲社稷而以死請于獻公使之立重耳返夷吾則順矣然此必不可得之數也獻公既不可强奚齊又不可黜則嗣獻者非奚齊而誰乎雖爲三公子抱憾乃父實有子而殺之逐之亦荀之無可奈何而已不義其事不食其祿可矣若以申生之心推之夫且不敢愛其死以怨父肯利人之殺其弟以快心乎里克連弒二君將安歸乎歸申生申生不受歸重耳則父死之謂何而因之以爲利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故春秋察人心

之安而勞是非之變嚴強臣亂國之罪以存君臣父子之情非有所愛于奚齊卓子也骨肉之禍聖人所傷勢有不可行而事有不可詘者此類是也彼夷吾雖入有懟德矣苟不殺里克雖謂夷吾弑其君可也荀息雖從君于昏然受君之命以輔六尺之孤大節不辱其義自正議者乃謂息不當輔奚齊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是欲空晉之臣盡歸命于亡公子也獻固不德臣豈有此理乎假令荀息能輔奚齊爲嗣晉之良主雖爲晉之社稷豈可

[illegible]故知晉及其大夫荀息者成其爲君之大夫嫌之意所以勵人臣之節也獨怪荀息秉晉之政三[illegible]將作里克明告之而恬不爲備里克弑二君不當討賊雖腐鼠狗不見有戰鬬之難則所謂送往事居者豈束手坐聽誅夷而徒以死謝先君乎是息于存孤之道蓋未盡也

夏齊侯桓許男僖伐北戎

齊桓合患中國之近狄而事不干涉之遠戎又牽諸人以往而不恤小國之情是計之最失不知其

何以書此也是時晉有內亂楚方鴟張而子帶之難王室未寧不此之圖而事遠畧桓志不在諸侯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若苟以快一時之人情為不可為之事居不可居之功以自附于豢舉僻不噬臍矣若里克者可鑒也書殺其大夫者晉惡里克之弒而受其入以之為大夫矣特以忌殺之克不服罪惡不得為討賊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左傳丕鄭如秦言于秦伯曰呂甥郤

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其黨丕豹奔秦

里丕爲獻公臣欲立其所私以與奚卓爲難爲惠公臣又陰搆秦伯以與惠公爲難皆亂國之臣也人臣志不在公徒以私意干國之典雖重耳當立然不受命于先君春秋猶不與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聲姜也）

文姜之事未遠僖又踵桓轍何不戒之甚也雖聲姜非文姜可擬但兩君相見而婦人與焉褻諸侯之體失閨家之則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

夏楚人滅黃

初江黃請服管仲諫桓公勿受恐楚人伐之而不

能救也桓公不聽及楚人滅黃君子以爲桓病夫
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如鄧如蕭如舒如蓼六諸國
非號以服中國取亡也管仲辭之以爲不受而楚
滅之無與吾事焉爾江黃非先王之封國乎而忍
棄之也桓公受而盟之不忍絕之于夷猶有同人
之義焉顧桓所以不能制楚者上無明天子率不
同心之諸侯誰是肯出死力以制楚者而又懸師
數千里之外客主不相及是以難也其後晉人未
嘗不救江而無濟于亡是其驗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〇說桓公之世狄為衛患而不能治也況楚之強且遠乎伯業于是乎遂衰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于鹹（衛地兵車之會二）

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猶有諸侯之事

爲季氏私考謂左氏淮夷病杞爲不考以杞都雍
邱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竟淮水
之南距杞踰千里于勢爲難而謂淮夷未嘗爲中
國患夫狄去邢衛幾何里又有山川之阻乃能入
中國而滅之謂淮夷獨不能病杞乎晉女叔侯對
平公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開封之杞縣猶在魯
之西安得爲東夷古今形勢變遷執今日之地名
駁古人之事實不亦過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淮夷未足為中國大患而杞王者之后也齊桓經營伯業頻年會諸侯內則狄人侵衛而不能治外則淮夷病杞而不能安至于楚人跳梁江黃淪滅合諸國之師方岳之重會不能張皇義旅威懷遠人猶拯是事以城小國之下邑則可醜之甚矣一淮夷不能制何以示楚人狄滅邢則城邢狄滅衛則城淮夷病杞則城夷狄之患無窮而城之力有限

蓋以霸主號令如此窺伺者生心矣況爲之不力乎故獨而不序曰諸侯所以總責諸侯也總責諸侯者齊桓也緣陵不言杞不欲以諸侯爲杞役非尊封之說蓋遷杞乃避淮夷非封國也合諸侯之力而淮夷是避故可醜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使鄫子來朝左傳明言姬歸寧公以鄫子不朝怒止之故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其理甚明胡傳

取公穀之說以爲魯公愛女使自擇壻則是臆說而已公穀之誣文姜之續也文姜之事一之謂甚備稱賢若妄有使其女既逼乎人又明使之請已其說刪之可也胡傳泥于季姬不書鄫故以爲女而非婦而又引杞伯姬爲證不知伯姬歸寧之外無別事故言杞伯姬若季姬下有遇鄫子之文則明是鄫婦不必復云鄫季姬矣曲禮曰未及期相見曰遇釋例曰遇者倉卒簡禮共道路相逢者耳季姬如定期擇壻何得云未及期又何得云倉卒

朔嘗言會今不言會而言遇何也此必鄫子有事于他國道出于防故僖公因而怒其畧已姬因俟于防以待之而諭意焉葢不期而相見耳故曰遇此亦情理之可想見者而必爲曲説何邪嗟乎鄫小國也苦于玉帛交馳故以姬歸寧亦有姻親之恃焉而不謂僖之不諒也

按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左傳云書叔姬言非女也記曰女子許嫁笄而字稱季姬是已字人矣安得言擇壻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山[illegible]

公羊曰爲天下記異是也春秋以公天下爲心故記外異以警夫天下後世之爲君者

狄侵鄭

狄于諸國無所不侵中國之諸侯無一不受狄患合兵剪之非難而竟無問之者絕不可曉

冬蔡侯肸卒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蔡侯肸忘父之讐傾心事楚以許男見于楚子可謂無人理矣雖然齊桓不能撫而用之棄以資楚

不亦惜乎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邱齊地兵車之會三

遂次于匡衛地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敖慶父之子

召陵之役有伐楚之名而實未嘗戰救徐之役遣諸大夫以爲先聲諸侯次于匡以持其後其亦可

矣蓋桓之力實未能必勝于楚則持重養威亦度德而處之者蓋旣次旣救則徐楚之勝負桓與諸侯分任之矣桓之可惜在不能救不在遣大夫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傳伐厲救徐也）

救徐之師未解伐厲之師又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林註曰桓會不致而此致者桓德衰矣亦未然三月出會九月始歸可不致乎雖然魯亦望國也曰僕僕于從人而無所補救三時于外曠日廢事亦安用之東周可爲何必齊桓哉春秋殆深有責望于僖公乎

季姬歸于鄫林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胡傳云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

天應之也是也傳曰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大夫有罪其君不能討天動威以彰之春秋志之

冬宋人伐曹左傳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杜註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曹宋從齊會師會盟會城會伐不一而足相好之日久矣且楚方跳梁救徐伐厲未有成績此亦諸侯之辱柰何未罷役而宋復與曹尋師葵丘之盟安在不益解伯主之約而助楚內攻乎天下事皆壞于挾私自利之小人如宋襄者罪不在楚下妄肆至此乃欲與齊楚爭伯不亦難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

穀梁前言善救徐此言志夷狄相敗公羊註言徐滅杞故狄之若然則徐在所不必救矣何善焉且公羊前註又言次者刺諸侯緩救則善之敗則狄之是何等寻奪耶即如徐有罪春秋亦終不授權于楚而幸其敗明矣且既會于牡邱謀之矣又諸大夫帥師救之矣無損于楚而益徐之敗不知當日諸大夫之師何顏罷歸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林云此

秦晉兵端之始秦晉兵交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言及晉志也晉惠以背德致寇可以引罪謝也乃全無內悔之意悍然戰立亡之人鋒鏑終交而身爲俘虜非秦晉之力不敵也不義不曬天人俱厭矣秦伯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傷心哉君子之愛人德也一飯必報沒世不忘況靖我國難而寘其身以奉先君之宗廟乎甚矣晉惠之惡也不言秦伐胡傳專罪晉是也不言敗績晉師未敗也書獲賤之

也
韓原之役晉侯以德易怨不足言矣然慶鄭亦有罪焉晉侯謂鄭曰寇深矣若之何似亦覺虢射之誤已思鄭前日之言而就之謀者鄭於此時因機開導婉曲以善其詞圖所以解秦晉之怨而合其好是亦人臣愛君之誠三軍不暴骨國家無患利不亦大乎乃曰君實深之可若何是何言也惠固狠戾鄭復悍妬致使羞憤成愎快心一逞誰實激之一言僨事鄭何詞焉使晉勝秦而歸鄭亦必不

免敗而至於獲追其致戰之由惠之恨鄭深矣殺而後入鄭蓋有以取之人臣忿其言之不用而幸其中必欲求勝於其君而後已此豁達大度之主所不能容鄭以施之晉惠非自促之死乎雖然人君自爲社稷計不能虚懐引過以萬鈞之勢加于臣亦何所不遂志然强項忠計之臣亡誇諂面諛之人至而臣主俱盡矣嗟夫陰飴甥慶鄭皆有用之臣也晉惠不能用竟至不享曁愎忌亦何益覆轍相尋至死不悟可哀也夫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記異未有詳于此者詳之者以示變不虛生欲人求其端而謹之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林云自是季氏世爲卿既稱公子又稱季胡傳謂生而賜氏是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内女不葬未足爲貶而必以伯姬爲例執定擇壻之說亦贅詞矣凡葬魯往會則書否則不書則季

傳不甚發之謂也罪亦在季姬故曰卒而不甚經意自明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其後是爲叔孫氏茲叔孫牙之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林云兵車之會四杜云鄫爲淮夷所病故

左傳謀鄫且東畧也猶有諸侯之事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楚與國

左傳報婁林之役也英氏舒足以爲楚輕重兵數則玩玩則無震齊不修德譖威徐亦忿兵備弱故皆

稱人

夏滅項 左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而諱滅言取此何以不諱葢取者易詞滅有威加之意焉若以用强之故取怒于伯主者然胡傳必以季氏專兵擅權爲惡故不與之諱此時無論僖稱字者友稱賢臣政未委嚮季友以去年三月卒此擅權稱兵者誰邪季氏固魯之權臣然識不當在僖公之世季友初卒之日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魯地

婦雖不踰閫魯夫人無爲齊侯之會此則又以國事累婦人者春秋且如之何哉

九月公至自會

滅項之役累公累夫人此時伯德雖衰威令猶在苟事果出季孫齊侯必無專罪魯公舍臣不問之理即僖公亦必無甘心代臣受辱舍季孫不問之理此事之可以理推者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從僃書人知有恤患之義盟召陵人知有夷夏之

防會首止人知有嫡庶之分僻子華人知有父子之親下拜胙人知有君臣之禮修德禮人知有禮義之教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二十載管仲實未可易及者失在創伯之初咎罪人于會伯業不久非不幸也狐趙諸臣取威定伯才力非不赫然要之皆功利之士以之自爲則有餘語以憂世非仲匹也召陵之役胡康侯擬之以爲庶幾乎王者之事吾以爲失衷者何也中國待夷狄自有體楚不服罪進次于

楚遂再使屈完如師而氣已懾矣此時但當嚴其交接之禮諭以君臣之義俟其乞盟而使大夫盟之則彼知伯主之不可干臣主之不可敵即未能待其來王庶幾乎猶有顧忌奈何遂與乘而觀諸侯之師其示之以有餘者正示之以不足也是以屈完窺其隱八國之師以方城漢水一言當之而有餘雖盟不威矣桓亦自覺其輕示遂發憤於陳鄭欲以強挾諸侯左矣城濮之譎不如召陵之正然而齊桓之威不逮晉文者則晉文算無遺策而

桓失之輕遠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襄曹伯共衛人文邾人伐齊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伯天下有大機必義足以動人而後力持之首止之會是也宋襄繼桓而始用兵先以立孝公為首是亂長幼之分而名已不足以告天下矣徒欲以力爭伯雖齊楚之強所不能得況宋之區區乎衛

序曹後稱人說見邢人狄人伐衛條附記之後

夏師救齊

救齊善矣惜爲之不力也齊桓方死無嫡立長嗣齊之位非武孟而誰而宋人敢違葵邱之禁稱兵立其所私敵不可縱魯救之是也此時魯公當親督師旅倡明大義請命于天子期會于諸侯定長少之序屈宋人之詞翦齊之逆豎立齊之君而安定其社稷則桓之業魯繼之矣乃乘之魯不弱于宋非必可爲也奈何坐失事機可恨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四國伐齊宋師獨戰故言及以見宋志齊以伯國之烈不能自主君之廢立制命于宋則可媿矣書敗績以罪齊人也不言納孝公不予納也齊不敗孝不立立君無一定之義而決于一戰可以爲國乎且四國即伐齊何至于殺其君以說則殺無虧者亦四公子之徒也誰非其子而使之殺者殺逐者逐晉獻之事覆車不遠而不戒英主猶然溺愛

之于人甚也夫

凡爭國內亂未有不相殘賊者五公子爭立桓既親見不早自裁斷乃獨屬孝公于宋襄五公子不讓孝又不得善立不知欲宋襄何以處此豈不明開國家之兵端甘諸子之屠戮邪此際殊令人不可曉宋襄殺人之兄以立其弟不念已之讓目夷邪世子猶欲讓庶兄長兄顧不得先庶弟顛倒悖亂是以謂宋襄原不知仁義以此

伐救齊

齊人弑殺兄之君諸侯爲無名之伐有人心者所不與也是故齊之望救切矣諸侯如不聞焉則諸侯無人也狄能出而救之則善在狄矣義亦何常無分于狄與華也狄不必能正齊存此一綫于狄所以深病中國也

狄竟桓之世爲中國患傳及諸家之說皆以爲桓病向亦疑之至是偶悟狄之患葢齊桓陰縱之也此狄必有陰奉于桓而結其心故舍之不問觀于救齊之事則其情可見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云十月而葬

備載國家之本治亂之機恒必由之乃嬖寵之爱莫主不免繼嗣不定未有不啓骨肉之禍者晉獻齊桓皆强諸侯一則爱子屠戮一則踰時不葬葵邱之令無易樹子桓并樹子不立而聽廢置于人手自言而自違之所謂言之非艱行之惟艱王令之君猶如此而況于人乎有國有家者亦可惕然警省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傳圍菟圃林云狄稱人之始

邢曾為狄所滅是與衛同中狄患者乃不能修同姓之好念覆亡之辱與衛戮力同心共雪狄耻顧乘伯主方没之始與狄合師伐衛此豈復有人心哉狄之為中國患非一日其稱人對邢人言之也胡傳以稱人為進之殊不可曉夫進之不于其救齊而于其伐衛是尋狄患中國也不知自荆人來聘之後楚人伐徐楚人伐黃之類未可縷指則聖人之進夷狄也久矣

左傳邢人狄人伐衛諸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則文公之腐心于邢狄甚矣志氣如此安得不振想其忱憤之狀至今猶足令懦夫生色此其人不在句踐下也卒能立國而報邢有以也夫彼邢人不知恩怨不亡何待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謂滕子稱名以介于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然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其相從者大約宋魯陳鄭衛曹許諸國郲

邢滑不過一二會而莊公十六年幽之盟滕子與焉此外如杞莒薛小邾皆近在宇下會盟不至桓皆不問乃以滕不會而執之何邪此則宋人暴戾無禮以私忿加于滕其罪又不止不歸于京師而已自入春秋以來諸侯之狂虐未有如宋襄者也且宋以諸侯執諸侯滕子甘心俛首故名之者賤之也宋稱人胡傳謂其不歸于京師假令即歸于京師可遂爲伯討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强爭諸侯而不知義曹邾小國相聚亦何繫焉且三國會兵伐齊時日幾何而又爲此盟也君子媿盟例是用長宋之詞也曹邾稱人謂其君不親非也曹不親盟伐不待秋矣邾方用鄫子敢不親乎宋稱爵所以著其强暴曹邾稱人惡其從不義之令也以宋襄之不仁力非不加也亦服從不追則是人役而已矣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云宋人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

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事理明白而何休獨以宋襄爲賢殊不可解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林云諸夏圍國始此

六月宋曹邾盟于曹南時日幾何而又圍之則小國之不心服而會盟無益之左驗也夫伯有伯之道焉宋人不知所以爲伯而亟亟於合諸侯失之遠矣一曹不能服况諸侯乎曹猶可以力屈諸侯

可盡屈之乎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宋小國而狂暴日尋于兵卒之[illegible]不成而身喪豈足異哉

衛人伐邢左傳報菟圃之役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林云楚始與夏盟

以中國之大楚雖强未必敢遽窺上國也中國自卑而楚始尊矣此一會也決夷夏之防長豺狠之毒楚自是執牛耳爭諸侯矣故春秋深惡之人諸國而沒魯不書鄭厚楚後屈身朝楚狄之也鄭首

趨赴以張其勢宋又求盟鹿上以崇其尊小人貪一勝之利而不顧天下之禍古今一揆也是役也衛獨不與吾是以知文公之可與有爲也曹亦不與然方有宋患未可與衛并論鄭首先朝楚大罪也而經不書是聖人削之也削之者楚長中國聖人所不忍言不欲以鄭楚之事遽辱中國也然則不幾爲鄭伯沒醜乎齊之盟鄭列楚後則其屈辱於蠻夷又未嘗不顯乃知雷霆之舊繫固不必在當下也

梁亡

天下無不亡之國亦未有人不滅而亡之國人不滅而亡者梁而已蓋昏悖之君自致覆亡人之所不能存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註謂魯城南門也是時伯主方沒諸侯復散宋襄雖為狂暴然魯倡義以定齊則可以却宋人立少之謬倡義以衂小則可以正宋人滕鄫之虐義立而挾齊以爲用宋何能爲宋人斂跡楚何敢入

中國凡此皆力之可爲者奈何甘心從于齊之盟而俛首受制于楚彼南門何爲者邪將以禦宋邪將以禦楚邪謀國而計至于此亦可憐矣書曰新作南門恨之也胡傳但訊其輕用民力亦末矣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

五月乙巳西宮災

穀梁以爲閔宮公羊以爲小寢左氏未之言也遇災而懼修省有常矣其爲閔公爲小寢闕之可也

鄭人入滑 滑姬姓

齊桓既没諸侯横恣小國不得安處或用人之君或圍人之都或入人之國凡此皆書之者不但見天下無伯功且以見諸侯皆人役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邢忘狄之禍與之合而伐衛邢自啓釁衛乎何尤齊欲謀邢亦平邢衛可也何至與狄人盟且孝公忘衛之立己乎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

衛與邢皆新造之國其勢力足以相敵且加以齊謀之狄佐之合三國而結之以盟好其制衛有餘力然邢終不能以齊狄自存衛必報邢亦終不以齊狄自沮於此見恃人之無益而有爲者莫之能禦也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以此言之則是時楚之力未能綏定南方也苟能收之以爲用則中國拒之于內漢東諸

侯撓之于外互爲聲援楚雖强必不能得志也惟中國之諸侯皆心棄外藩于楚而且以中國授楚楚乃無中國之憂得併力安意以凌江漢小國小國不支盡折入于楚楚無外患而勢益强專意與中國從事而爭長矣左氏乃謂隨之見伐爲不量力是欲人皆俛首于楚也夫隨雖小非天子之侯服哉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左傳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處上之事旣非諸侯會盟之常又無伯主董率之義未不足書聖人以其人雖小而害大事若常而罪深此楚人專制中國之始故顯揭之以著其暴亂中夏之罪

夏大旱

秋宋公襄楚子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宋地林云楚始書子

中國未嘗不尊四夷未嘗不畏中國時有盛衰夷狄時有竊發得志于中國者有之然終不敢蔑中

國也以中國之大彼之得志者其暫而不可得而覬者其常也惟中國之人甘心與夷狄爲伍而不恥夷狄之人且以中國爲易與而其志遂肆不可制矣齊之盟引入中國庬上之盟尊爲等列楚遂玩中國于掌握之中宋襄猶津津與之信乘車之約遂使夷狄之禍與周室終始可恨之極也胡傳不原禍始且與宋楚較曲直夫宋愚楚詐各行其私有何曲直進虺蛇于懐而與之約勿螫有是理乎宋襄之罪不在無攘夷尊周之心在向楚求諸

侯不攘夷不尊周諸侯同罪即向楚求諸侯授以王盟之權楚自此爲固然而不復下矣此夷夏之消長而宋襄之罪死不足贖也孰不言楚有陳蔡鄭許曹在焉孰一宋而五國等辱矣然而安受之是甘與楚同惡也以諸侯之法治之諸侯皆無所逃罪公羊以宋襄爲賢胡傳取之曰爲賢者諱不知所以賢宋襄者何在

冬公伐邾 杜云爲邾滅須句故

邾小國狂虐不仁亦敢滅國肆極矣乃其執用鄫

子尤曠古未聞之惡鄫于魯爲五等有同仇之公憤于魯爲愛壻有獨切之私情若以滅須句用鄫子兩事聲其罪狀仗義執言告于天子諸侯帥師討之必有起而應之者削不然魯之力亦足以辦邾邾罪既正即宋氣當奪奈何隱忍不發直至楚執宋公而始爲此役已大不威乃以明年春伐邾取須句之事觀之則此伐似猶意不在鄫者鄫子不朝則怒加于女鄫子遭虐則恝忘于邾父子天性僖之于女似乎獨忍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林云楚大夫始見經

宋襄雖狂僭則公也執我中國之上公而又獻捷于我楚之無狀于是爲極匹夫有所不堪況千乘之諸侯乎訓戎整旅伸同讐之憤非異人任奈何其受之也稱楚人斥遠之詞不言宋捷不忍對僭言之也胡傳甚正陸燦駁之非是且謂非大義所在更誤公羊謂爲襄公諱殊謬前明言執矣此又何所諱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

宋公雖釋而諸侯喪氣矣不序諸侯深耻之也蠻夷入中國主會盟執上公執則執釋則釋竟無一人起而問之者宋襄猶然矜盟主稱伯國厚顏哉是役也衛文獨不與真人豪也衛文伐齊滅邢事雖小過然恩怨分明不沮不挫此其人盡有氣節可與共事者惜其國小力絀不足以酬所志耳倘乘齊晉之勢桓文豈足道哉春秋之中僅見此君公羊傳盂之執子魚歸守絕宋公以拒楚楚不能克薄之釋宋公走衛子魚迎而復之宋襄以無知

狂妄辱身禍國微子魚幾至于亡賢人之于國家豈輕哉然宋襄能不怨其舍己則優于鄭成公之殺叔申矣宋襄假仁義獨于此事最得力叔申事在成公

九年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五

僖公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左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禮也）

須句先王之封國而成風之母家也邾人滅之魯何爲不得伐何爲不得取即以爲志貪其土非有保小寡之實然反其君而附庸之不愈于邾之滅乎張氏謂徒狥母之私心故無以服邾人而致升陘之恥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昭十九年邾人入

鄅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宋公爲之伐邾反鄅俘胡傳猶曰聲罪執言之兵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于此乃曰不請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于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與擅收奪者無異是何宋公得爲其臣報怨而魯信不得爲其母寧家也擅伐之罪嚴于魯而寬于宋宋人君臣之情重魯僖母子之恩輕立言自相矛盾而不顧不亦異乎等一邾人滅國之事等一伐邾取國反

其君之章美宋而譏已之先君恐春秋無此法也故吾之意曰伐邾爲滅須句也取須須句在邾伐而取之非取須句于須句也聲罪執言之兵祟明祀保小寡此可爲罪乎

林註云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邱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此語亦善論其意可也然吾以成風猶在僖公亦決無取其母家以爲己有之理則亦非利

之也胡傳論事多偏魯宋伐邾同取邑同反其君同則薄宋而罪魯隱公嘗取郜矣取防矣則引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以爲彼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以寬隱罪諸取之中獨僖之取須句復滅國差爲彼善而獨不免于譏襄王出狄師伐鄭既以爲用夷制夏狄伐衛則以爲功近而德遠議論舛偏假于小人而刻核于君子畧舉數事亦足以徵矣

又宋公襄衛侯文許男僖滕子宣伐鄭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

公伐鄭

鄭以諸侯之重屈身朝楚叛天子辱中國此伐何可少也但宋襄非其人爾不然事固未可以成敗論也襄執于楚始發憤于楚而并及其黨然晚矣鹿上之盟誰實尸之得勿悔于心乎

此滕子嬰齊也前日執而辱之者何人今日從而伐鄭者又何人五等之爵為人所執恬無羞惡之心甘為人役而不辭可鄙也齊強則齊驅之晉強則晉驅之楚強則楚驅之即以宋襄之狂虐亦

得驅而用之彼桓文安得不伯楚安得不横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地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一邾之不能勝況欲重魯于諸侯乎非魯之力不敵邾也僖以輕失之也故強弱無定勢強用之則強弱用之則弱魯之弱自爲之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至言哉僖不能用敗宜也凡以爲小而有意輕之者必以爲大而曲意承之者也魯之不

振不亦宜乎

是時宋襄狂暴楚人憑陵諸侯風靡無論王靈日替即召陵葵邱之事且爲絕嚮有志之士所爲中夜徬徨不能已也臧文仲以世祿重臣苟能輔其君孜孜在公求賢自助僖固賢君安見東周之不可爲奈何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使其君外辱于楚內屈于邾千乘之尊日危日削不爲諸侯所重此其人視鮑叔何如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蓋深病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書日書朔垂其事也楚稱人猶不以楚子敵中國也宋雖小國先聖之後上公之爵也一戰而勝猶可洗見執之辱乃以假仁義施于楚人以致殺身喪師則可恨之極矣胡傳以宋襄不阨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引先儒之言以爲王仁大義文王之戰不能過然則所貴于聖人者專以吾士民肝腦供敵人白刃之用邪毋怪乎動以詐敗爲譏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孝伐宋圍緡宋邑左傳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齊之盟宋雖不與鹿上之盟齊巳同之乃忘宋襄立巳之德而以其不盟爲怨又不恤其執辱于楚乘其敗以圍其邑齊之不競宜哉書齊侯家氏謂目其人而罪之是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子成公王臣立左傳傷于泓故也

諸侯有卒有葬宋襄卒而不葬張氏以爲僖于時巳有志于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于情爲近楚人中國始盟于齊猶與諸侯等也再盟于鹿上則獨

與齊宋抗衡三會于盂則執宋公獻宋捷懾諸侯而協魯不復爲人下矣魯人惕息而會盟于薄至不敢會宋公之葬則夷狄之禍已極中國之痺已甚襄本欲借楚以挾諸侯終乃致諸侯畏楚而薄已恨可悔乎君子于此又可以觀世變矣茅堂胡氏謂宋襄不書葬爲治其罪非也魯實不會葬春秋亦安得而書之且宋襄之罪豈一剘萎可盡乎宋襄固讓君位季札之賢何以加之有人如此豈有不可爲賢君哉及其嗣位狂暴顛倒無一善狀

卒致喪師殺身前後若兩人然何也葢宋襄非能賢也直頑而慕賢人之事者也徒慕讓國之爲美而不知太子非讓位之人徒慕合諸侯之爲伯而不知尊攘爲伯之機權徒慕不禽二毛之爲仁義而不知明耻教戰殺敵爲軍旅之禮凡宋襄之所爲者皆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其讓其伯其仁其義總成一宋襄非兩人亦非兩事强作解事列于五伯殊不可曉

秋楚人伐陳左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引楚入中國而盟于齊者陳也討其貳于宋而伐取其二邑者楚也後二年復圍陳而納頓子于頓者楚也媚楚獨工而受楚兵獨多無如陳者世之小人捐耻以自求容而反得禍者皆是也獨一陳人也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姜鳳阿曰聖人作春秋以道名分決無貶杞稱子之理胡傳之說非也杜註云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至此稱子是故稱侯稱伯稱子各因

其所宜稱聖人無削僭之理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使穨叔桃子出狄師伐鄭

狄伐鄭王命也然經之所書與往日狄伐國無異是知不與王用狄也王室雖微善用之猶足以威諸侯況區區之鄭乎以狄伐鄭是猶使豺狼禦寇寇未及除先受其噬矣狄奉王命春秋且不與則

謂進其伐衛而稱人不亦誤乎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左傳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隗氏即狄女甘昭公即大叔帶

言出失其所也言居天子無外也天子失其常所而出居于外則用狄之流禍也當日之諸侯孰是爲王用者王之用狄蓋亦有不得已焉而不知其不可也然出居一事王實有罪使王至于出居出

君而又不聞勸王者則諸侯皆無所逃罪經不專罪王也棄義于野而莫之顧使晉人拾之以挾諸侯。君是以謂春秋之君皆人役也。

明年晉文公定襄王、殺王子帶、有靖王室之大功、覲齊桓首止之事為烈、經乃側而不書、何也。此聖人以大義規人臣、懲強侯之挾功要上而無禮者諸侯世食周祿、分茅胙土、定王、衷、難。亦職、分之常。豈敢言功。乃挾之以請隧、其意何居。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以兵加于王、徵。視太叔帶殆有甚焉。苟

非襄王代德之言有以折之。事有不可知者。聖人以爲靖王室之功小而凌君父之罪大。故削而不錄。天下事固有甚焉者。功不足論也。

晉侯夷吾卒

凡僥倖撓取非謂其不可倖成謂苟不以道雖得之不能有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父死之謂何又因之以爲利而天下其誰能說之重耳用其言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

實有國我何愛焉夷吾亦用其言夷吾卒得國而重耳流離無所歸重耳竟不以失國怨舅犯然夷吾終以失重耳終以得重耳之辭非以退為進也忘親圖利寧可不得耳然而得之理存焉夷吾之謀未嘗不巧乃人事雖工竟無如天道何也

君之所以為君者人義而已人義者各人當身之義非專為我亦不必利于我也明哲之君不奪人之義以自為者正所以教人之義也教人以義者正欲人懷義以事其君人人能懷義以事君而我

之爲人君乃實利有臣矣故以仁義誨人臣者非爲人也乃爲我也所以然者爲彼之臣棄彼之君以爲我利則爲我之臣亦能棄我以爲人利是以二心之人君子羞以爲臣不但羞其不義正懼其不利也狐突不教子貳狐突之義也不令子貳其君其爲我臣必不肯貳心于我撫而用之非我之良臣乎晉懷不能以義屬人執而殺之不惟自殺其執義之臣濫刑失衆心獨不念樹毛假終天之恨必報之仇乎是以其身爲刃的也愚甚矣獻公

欲殺重耳非義也然奉獻公之命者則以殺之爲
義故曰從君之命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重耳則曰君父之命不較且卒能容之重耳終以
伯重耳能容人成殺巳之義懷公不能容人守從
君之義二者得失天淵成敗亦天淵吾是以知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不可不明於義利之
辨義者合之難而不睽利者親之易而終敗千古
未有能易之者也曹孟德遣關侯漢昭烈遣徐庶
皆此義也二君非不欲留二人自利帝王識度政

自不倖世之小人惑于私恩小利拂巳則怒合巳則喜甚且誘人叛君親薄故舊以求為巳利不知薄厚厚薄理所不載禍福轉盻卒以喪身亡家而不悟者不獨一晉懷也

是歲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宋襄死于泓之戰是楚為宋不共戴天之仇成公忘其父仇與楚結好且屈身往朝之臣不臣子不子不獨一魯莊而已

晉文殺懷公于高粱之上懷巳君晉以楚公子比

例之法當爲弒然春秋不書者重耳于懷非君臣也申生既死重耳以次當立夷吾乘危竊國雖易世春秋不與也重耳入晉是有其所有非奪諸懷也故夷吾之父子無所逃于篡而重耳不言弒也公羊乃謂晉之不言出入者爲文公諱悖甚矣君臣之分不論義止論得失亂臣賊子惟患不得耳一得之後便以名分加人有是理乎宋濟王宏雖死理宗雖立理宗終不得以天子臨宏而責其反也後之人乃猶以反不反爲宏訟寃者是長篡之

論何足訓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天王用狄君子猶以為譏邢與衛為懿親同受狄禍乃不與衛共圖狄反與狄共伐衛狄既引去邢師猶留衛不忘邢情理自爾然滅則書名何也甚之也傷心之慾可誅祖宗之支可念也君子厚自律寧使邢自絕已不可不存親親之義也同姓之不能容安能容人不能容人安能懷天下惜哉文公有有為之志而量不足宜其所就之小也至于

擅伐滅國得罪王章自有正法與諸侯同之無俟言矣胡得深罪于衛文而曲說于晉楚非平心之斷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昏義云敬愼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故婦夙興沐浴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以特豚饋厥明舅姑共享婦婦降自阼階以著代婦見舅姑若是其嚴且愼非苟爲觀美而已

人道之始風化之原家國治亂恒必由之蕩氏世祿重臣禮義之所出國人之所瞻宜惇典禮以爲國紀伯姬自來逆婦失之賤矣賤則瀆瀆則不敬不敬則亂生春秋治人道惟嚴伯姬變禮之始故謹志之穀梁謂婦旣嫁不踰竟其責伯姬甚正婦人能守禮安有自來逆婦之事足補經意

季氏私考莊公女巳有杞伯姬矣僖公女亦有一伯姬卒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故知其爲公族女非公女也季氏此考亦未盡然莊公元

年至僖公二十五年總五十九年若是桓公之世所生至此猶在七十之內何以知非桓公而定以爲公族女也其所逆之女其爲子婦爲孫婦皆不可知要之公族之女決不見經季氏但務爲新奇耳

宋殺其大夫

左氏無傳公穀所記不同姑闕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凡奸人衆事未有不假名義圍陳納頓子則陳滅

闔之罪著而楚之執言爲有名然則楚義乎夷狄據諸侯之上而指揮諸侯闔則闔納則納頓子之事小而凌中國之罪大也陳國小而凌弱暴寡取見闔之辱授楚人以興滅之柄亦何利焉此春秋所以深惡于諸侯之召侮也

燬衛文公

燬卒燬有錄內行之說夫錄及內行而況於事之最顯者乎衛文滅同姓此事之最顯者也乃其卒也書日書燬則經之無譏于文之燬可知矣然則

時月日之斷將安施焉公羊註以衛宣月葬爲辭吾未見背王黨鄭之衛宣賢于文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莒慶盟于洮魯地左傳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杜云莒慶不書氏未賜族

春秋踐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會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于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太子發故

涖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修文公之好也晉襄墨衰而敗秦師經書晉人衛成既塟而成父志經書晉衛于春秋權衡于有父無父之間覘其事而節取之亦足善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晉地左傳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魯僖之不親二十有五年矣衛為平之亦睦鄰之義也既親為之盟于洮又使其臣為之盟于向衛

之爲魯厚矣魯欲成衛之意故親屈于莒地莒知魯可平故莒子親來會盟衛知莒魯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甯速往結其事然則謂公不會大夫者謂大夫不當與諸侯抗耳非謂內有國故外無猜疑大夫必不當奉君命以周旋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鄙齊地侵有王者故言人道則論敵故言歸林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求兵加我者大夫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書齊公始大夫特書大夫自齊高厚始逆春秋惟邾莒稱人

齊無故侵鄰是齊人而已矣胡傳謂前稱人以見

弱誘魯後稱師是伏兵邀魯是狃將卑師少之例然魯莊此無固結之信臨事無禦侮之方國君而効匹夫之忿覬追深入至于敵境去齊幾何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齊人即齊侯也胡傳不亦能從將卑師少之例惟有付之不言而已

衛人伐齊

勿忘同盟之好衛人有焉以正詒之則齊因憎衛以及魯衛因黨魯以伐齊事有先後意各爲私諂

侯擅征伐春秋無義戰皆罪也胡傳乃謂衛報德
以怨助少淩長公兩與之盟是爲黨衛此不可曉
夫助少陵長誠爲衛罪然所陵之長非謂武孟乎
所助之少非卽孝公乎齊之怨衛當在四公子不
當在孝公孝公忘宋衛援立之私旣乘泓之敗以
伐宋又與狄人邢人盟以謀衛則所謂報德以怨
者衛邪齊邪且孝公何如人也如必引叔孫昭子
之不勞謂孝當以大義絶宋衛則孝當先敎叔齊
之義猶宜致位武孟之子不然則應讓惠公令孝

旣實非其人其所侵伐之事亦全不爲立君則自當就本事論衛平莒魯未有失也齊其兩伐魯其意何居孝旣忘衛之私德衛自敦魯之同好以交鄰之義言之衛齊之曲直固有在矣康侯必罪衛而與齊是誠何心哉

公子遂如楚乞師林云乞師始此志中國之乞師于夷狄也

至是魯亦忘楚之爲僭爲夷矣來聘則楚重中國乞師則中國重楚至重楚而召戎之意不可復尋矣君子圖天下之事力苟不足寧可無成目前非

無小利而其後不可收拾有甚于圖事之不成者千乘之國不能自立而俛首蠻夷以求一戰勝之利所獲幾何一乞之後吾復能抗楚乎積漸之極至子孫屈身在朝之楚之禍方與魯俱長而伐齊取穀之利安在邪則又安可不慎其始乎善乎公子重耳之言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何以報君推而遠之終不貪得國之利許楚人以不可繼之求而貽無窮之患重耳不厚許楚子猶之辭秦穆之初

心也大有爲之君其心必有所持之而不變決不肯徼倖成事故惟不得得必伺伺必能昂首伸眉于秦楚之君而無責償負慙之患故晉惠之垂賂非不入國也而終不免于韓之辱且天下歸尚焉是以知垂耳之不可及也後世如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千古一揆皆不愼始而急功利之過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之國）

諸侯滅同姓名楚滅夔何以不名不可名也楚之罪有大于滅同姓者濮陽諸姬楚實盡之是也凡楚之罪春秋皆不名非不能名其罪非一名之可盡故隨事輕重布之以著其惡若獨于其滅同姓名楚楚人自相殘害之罪重于陵暴王室宗親叛王僭號也故滅書滅而已不以族屬待楚夔也諸侯失地名乃夔子書爵不名何也諸侯失地名其常也楚滅同姓既應名而不名若名夔子則似乎予楚而獨疾于夔故不名所以敵楚也事本不同

例難執一胡傳前以為存夔子之爵而不能通于虞公則以虞公之公為非爵于此楚則無說但以為待夷狄之體然則何以例為

冬楚人伐宋圍緡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而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于此又叛楚即晉宋襄與楚爭伯楚原未敢望宋來朝宋成忘父之讎而屈身往朝以媚之楚遂以其來朝為固然不協為有罪圍緡之禍蓋朝楚致之也以媚得伐

足爲小人獻媚之戒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齊孝忘父親楚首盟于齊爲引楚入內之始繼盟于鹿上爲楚人主盟之始又討宋之不盟而負德乘敗以圍其邑其重楚之盟也至矣乃受師喪邑即楚爲之也楚好安在亦何顏以謝宋襄公魯用楚非是但以齊孝得此足爲一快可爲小人不義媚夷之戒

楚方爭伯肆惡于宋魯又爲之內主導之伐齊楚

附以穀收曾爲有土之君不規天下之大計苟利已私不顧夷禍假令晉文不起申之會不待逸虜矣

公至自伐齊

至自伐齊非我能伐齊也乞靈于蠻夷也膺懲之頌不汗顏乎十七年至自會非至自會也釋于齊也不能固守盟信無故滅項以取見止之辱藉婦人以求釋告至之日對宗廟羣下亦云顏之厚矣凡此兩至皆僖之大恥大辱僖于魯稱賢君謀之

不臧遂王于此故國君不可以輕不義而動此授人以柄者也胡傳公穀必以致爲危之甚無謂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齊孝公名昭弟潘實爲昭公古人之無忌諱如此殆不可曉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月而葬）

左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似矣乃同盟之宋覩積怨之齊不有間乎葬吊之禮廢于宋襄而存于

齊孝何薄所厚而厚所薄也豈真能不以怨廢禮乎在宋則以畏楚之故而怒之在齊則以伯國之强而媚之彼僖公者又安知有所謂禮邪是故合宋齊兩事以觀魯則以冠裳大國而恩怨交際之間祇以市道行之是非羞惡之心不復存君之何能令人親之重之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左傳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楚蠻夷也而爭長中國晉亡公子也而恩覇諸侯是時晉楚之勢嘬嘬乎不可嚮邇而魯人猶區區

爲蠻夷之戰不亦悲乎書公子遂帥師入杞以見魯之君若臣無戚懽之遠略非暇論曾杞之是非也

高氏曰杞魯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陵暴之如此魯人之不義甚矣厲詞謂杞雖先代之後盡微於滕薛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幾亡于淮夷豈有資財可以爲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魯豈能庇杞者乎此又就事論魯亦稍愧死矣

冬楚人（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圍宋（左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此事正可與齊桓北杏之會反觀）

下目四君上稱楚人則楚人非諸侯也猾夏者也上稱楚人下目四君則四君非諸侯也從猾夏者也舉中國之諸侯從蠻夷以猾夏則陳鄭蔡許皆楚矣未幾魯亦在盟又始得曹而新婚于衛是天下皆楚也爾時天下諸侯未必以圍宋為是但皆脇息無敢動追究致禍之原誰實尸之始之內楚也豈不欲少有一日之利浸尋至此欲復使其為

猶設以前之楚何可得也千丈之堤潰于蟻穴雖或悔之其有及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主盟何人于宋何事楚禍遂至此乎魯乞楚師自不得不往悔亦晚矣嗟夫同一侯服也桓起歸桓桓死歸楚文起歸晉吾是以謂諸侯皆人役也

攷左傳則宋圍未解此特盟于宋耳宋必不與盟假宋如與盟楚無再圍宋之理晉亦無城濮之戰矣胡傳乃謂宋方被圍無嫌于與盟是教宋即楚

但其不可從有死不渝可以與盟爲無嫌乎諸侯不序譏之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傳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楚虔橫極晉文始起而治之再言晉侯以晉侯正曹衛也穀梁謂再稱晉侯忌也非也曹附楚而衛結新婚可謂無罪乎晉去楚師尚遠而曹衛近無不先治其黨之理胡傳謂衛已請盟而晉弗之許衛雖請盟非能心服姑爲觀望耳晉人弗許灼見

其精矣晉待曹衞後事不免過甚此時伯主之略未可厚非也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左傳公子買戍衞楚人救衞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魯衞結同盟之好齊人伐魯衞爲魯伐齊衞受晉兵魯安得不爲之戍以同禦晉當日之事使晉兵以義晉執有名魯爲之請罪可也使晉怒不解晉暴有加魯與之併力共患可也今未鬬一矢相加遽鬬爲遽殺其所戍之人其謂同盟之義何公子

買受君之命惟力是視在此行矣無救于衛何取于戍使者無所恃賴于臣不得已而負衛以求苟免誰使爲之故書不卒戍以著其罪或曰晉伐衛治楚黨也今又罪買不卒戍乎曰不然各成其義而已季路曰使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是其義也于時晉侯苟能宣之以王命申之以大義播之以文告魯人自當偕衛助成義旅今晉文雖有翦楚之志義聲未布魯衛雖小國守盟信戮力同心未可易輕也乃首鼠兩端臣不肯

盡其力君不能終其好長晉侮而失衛必兩無當焉晉之世爲天下輕豈足怪邪

楚人救衛

胡傳謂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更不可曉胡傳之所以罪晉者不過謂衛請盟不許耳夫衛實能盟晉則當絕楚以示信絕楚盟晉則楚人當怨之必無往救之理衛既失之于楚而又不能得之于晉如此則爲已甚誠可罪也今晉伐而楚救是衛猶楚之實晉又何譏焉

楚人救衛此晉楚分諸侯之始晉雖能一戰勝楚取威定伯然終不能絀楚浸尋至于盟宋會申楚之强終晉之世不可問矣何也凡王者之師必義聲先路有征而無戰非屈其力也故齊桓治楚先之以訓詞苞茅之詰一出楚人之氣隨沮召陵之戰非不戰也楚自不敢戰也晉文以詐力圖諸侯兵加于曹衛而曹衛不肯服罪楚人亦自處于分災恤患之義而以救為名此特可力相角皆無足觀楚雖暫屈然鷙伏而終不肯下者益楚成視晉

文有玩心矣故齊桓之服楚易而晉文之服楚難樞機之地不同也春秋書楚救非予楚也晉之師自可令楚救耳故春秋本其實書之諸家泥于凡救未有不善之說而不能暢其義徒謂甚晉之罪晉楚兩不服矣

三月丙午晉侯文入曹執曹伯共畀宋人

曹背華即楚不爲無罪剪曹以治楚之黨不爲無名文公苟爲伯討則陳蔡許鄭皆在所治廓清之績過齊桓矣顧以夙怨兵曹非所以爲名也執曹

伯與宋人非所以爲法也是爲晉侯而已矣去宋之襄幾何於時諸侯之中有能起而救曹人未有是晉而非諸侯者也以此推之則知春秋書楚人救衛之旨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地

城濮一戰視召陵爲烈雖待曹衛過甚然事在制楚而已胡傳不深惟大義顧與亟楚較曲直論書法歸主戰以明道正誼之說施于楚勢猖狂之日

是晉文爲楚之罪重于楚人猾夏也及者我爲主
楚横行中國莫敢與敵敵楚自此此始故言及所以
尊中國也胡傳又謂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
意也此何言也也豈必欲舞干羽以格楚然後爲王
者之事乎是役也齊秦皆以師從獨宋公親在而
不書者獄縱在晉宋公不親與戰歟陳蔡從楚不
書杜以爲楚人恥敗告詞畧是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夫子書楚之國事始此夫子書楚事亦止書其侵

伐會盟有關于中國者以著其僭可矣至其本國之刑賞楚人之私也何及焉曰是蓋以王章廓之治之以諸侯之法也楚雖強未嘗不可以王法治之然而使之至于不可治者中國之罪也諸家泥胡傳書殺不去官之說而忘楚之爲中國患皆所謂助敵自攻者非邪

晉楚之是非具矣而人臣之謀國則亦有可言者從來國家之事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于時楚之伯業成矣雖晉文起而與之角

然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子玉不違命歛威養鋭晉必不敢犯楚求戰而楚之勢在也乃不勝褊憤之私以國事僥倖一戰而敗數十年垂成之伯業頽喪無餘所謂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一人喪之而有餘者子玉之謂也吾因是而深慼于國家狠戾之臣

衛侯出奔楚左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衛侯之從楚非也然亦衛之臣爲之也人自爲利出其君以圖說于晉使其君窮蹙奔楚義何居焉故衛侯不書名罪衛臣之賣君以求容者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衛子叔武莒子盟于踐土鄭地左傳獻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受策以出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楚兵新敗晉勢初興大會中國之諸侯諸侯之意向在晉王子虎要言于王庭而策詞以動之夫然後晉文成其邪志而諸侯息其危疑此一盟也所

關于人心向背天下安危不細則王子虎之力也故葵邱之會齊桓公用之以崇天子踐土之盟王子虎用之以定諸侯

敗楚之後諸侯惕息天下震動苟欲改步諸侯誰是能執節守義者襄王及其謀之未立而往勞焉申之以天子之名輔之以諸侯之衆晉雖有強臣悍卒亦相覷顧忌而莫敢爲異于是受楚之俘而策晉之命德謙而體尊所以收拾夫未潰之防以與晉終始無虞者此行之力也不然撫機不發坐

待晉執楚晉翊不至形迹一隙而天下事不可知
王子虎要言以維持始終蓋有以知此矣故踐土
之後雖事微失體非得已也穀梁謂諱會天王未
知應變之權也

陳侯如會

以迹觀之蔡侯與盟陳侯如會皆儼然中國之諸
侯也以實論之則陳蔡者皆附楚而戰城濮者也
戰則戰盟則盟會則會惟意之所欲而可以爲美
乎且天子在焉蔡侯不請罪陳侯無後誅則王章

猶未畢也故霸國之政不足以風動天下兵威雖立而鼓雖不神大率如此也

公朝于王所林云晉朝王始此

諸侯朝王王復有諸侯矣楚焰稍息冠帶之倫猶不淪沒所謂因事爲功雖下勞非體王所非地君子猶取乎爾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左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殺之元咺出奔晉

天王勞于踐土諸侯同盟叔武與焉衛之是非定矣晉文于斯時明正衛侯從楚之罪請于天王告于侯國絕而棄之改立叔武不亦可乎奈何又許復衛侯衛侯歸而叔武死矣叔武雖無利國之心而處嫌疑之地叔武之死晉人殺之也衛侯歸叔武死元咺出衛國再亂春秋謹書之所以深罪晉人也衛侯出不名而歸名出者臣逐之也春秋不以臣加于君故不名所以存君也歸而名之以見其爲失國之君爾此又春秋就事而權衡之胡傳

謂名者殺叔武也殺叔武誠罪然因臣以名其君則春秋無此法矣以叔武之賢不免于疑而見殺人臣自不避之迹以効忠于其君自古難之悲夫

陳侯款卒 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陳款四同盟又新附晉會必無不會楚之理然而不書者是春秋削之也引楚入內實自款始款蓋天下之大罪人也款之罪非一削楚所能盡惟是天下之所共棄春秋亦棄之而已矣

秋杞伯姬來

姬莊公女僖莊公子親情不薄杞子來朝而謂其不共伐其國入其都今姬復來寧後年又來求婦是杞不敢怨魯而委曲親就之如此僖豈能獨安于心而對伯姬畧無怍色乎人之無良未有如僖之甚者此與怒止季姬使鄫子來朝之事正同皆出天理人情之外胡傳猶以擇壻之說爲僖之鍾愛其女也不亦遠乎

公子遂如齊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

服荊之績爲中國貴于伯權之立如此邵子所謂功之首也語謚曾僖之情矣

冬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陳子共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畿內地二十五年王以溫與晉則晉封內矣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天王狩于河陽溫郎

勞于踐土天子自爲之狩于河陽則晉文爲之河陽之狩欲以文踐土之行襄固不得不爾而實未之深思也斯時策命已頒人心已定晉雖有他志不敢動矣惜乎可以不往而必往何以操縱諸侯乎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深爲天子惜而重惡晉文也胡傳取晙助之言曲爲晉解陸粲駁之是也方岳咸萃天威下數萬衆屬目丐二王俱慙雖諱言于狩亦誰與欺之而誰爲諱之廬陵李氏謂此非

講武之狩搜蒐巡狩之禮以爲詞也更非天王巡
狩乃不之諸侯之國之河陽乎所狩者誰也而可
以爲詞邪

王申公朝于王所

書曰非會之日也會而後狩狩而後朝猶若有故
共以待天子之至者聊以存王之體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天子在而晉衛相執其謂天子何襄王曰君臣無
獄君臣獄父子將獄爲臣弑君將安庸刑余何私

于衛侯蓋亦有所不堪于心而以是折捍侯之氣耳晉人所以終囁嚅而不敢肆晉衍之謀雖毒而天子之法不可干矣河陽之行不遂至委轡而制命于強侯者賴有此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以傷心之怨遂生不臣之心挾晉之力以讐其君畢念一差自絕于義惜哉

諸侯遂圍許

諸侯再會天子再臨而許終不至楚禍之中于人

成綱疾矣此圍不可已也

晉文一年經營中國始覺生色然亦以踐土結成濮之局故氣舒神暢而益威耳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圍許辭天子矣曹伯于是乎始歸是晉文自爲之也覩齊桓之專封得失又何如胡傳不畀晉文之擅廢置但責曹伯之行賂失地之君自應名豈以行賂之故邪

一年之內三書復歸皆晉文爲之也衛侯鄭自楚

復歸則無夷夏矣衛元咺自晉復歸則無君臣矣曹伯襄復歸則無天子矣凡此皆大節目大刑賞晉文皆肆意恣行而無忌憚王室蓋岌岌乎殆哉是故伯一也齊桓行之王靈爲之一振晉文繼之王靈爲之一衰非聖人筆之于經人且侈晉文之功而忘其罪亦孰知桓文之胥壞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晉文者常有天威咫尺之歎而很戾不馴之氣黙有所制而不敢發雖有震主之功不得以藉口狂行耳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杜云東夷國）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雒陽城內地左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盟者何也固信也諸侯懼貳則有尋盟天子則何盟之有翟泉之盟不亦異乎諸侯能王安所賴盟諸侯不王豈盟可結當日天子雖微猶得提空名托于諸侯之上是以單次會而不盟首止盟而殊

王世子凡以示王朝大體無敢干焉今諸侯之大夫近在內地即能修覲天子亦已僭諸侯而褻典制乃王人反下與之盟汲汲焉若恐失之自一盟之後天子諸侯且爲等夷之國而來享來王之誼蕩然無復存矣故春秋深刺其事沒公不書而貶內外之與盟者

晉侯雖受策命而河陽召王狐偃要盟其心益未肯順承王室毋欲屈王之體以自尊大苟非踐土之役天子身親勞臨之王子虎綏定諸侯晉人不

邾作何狀所以然者晋謀未立而天王親頒策命則不得不發既發而大分已昭雖有强臣悍卒無敢生心是故河陽踐土驕蹇則有之而終不敢不謂周天子爲共主也吾是謂襄王能應機而王子虎有大功于王室也

秋大雨雹

大雨雹異也胡傳必坐以季氏專權所謂無稽之言也公羊註更妄

冬介葛盧來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衛侯未歸而稱國以殺衛有君之詞與尋常相殺者不同故不稱人且咺宜伏國討也

其大夫者其君之大夫也于時衛之君臣以力相競臣入則君出君入則臣出幾不復有名分矣故書其大夫以存君臣之防也此與書欒盈不同者盈之罪易見而咺之君臣介乎是非之閒也然則殺之者是乎咺不殺衛侯不可得而入也此時君

爲亞大夫爲輕且殺其據國叛君者與尋常專殺大夫者不同殺之是也胡傳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不知此非所以施于君臣爭國之時也

及公子瑕公子適也

左傳謂晅立公子瑕稱公子箋義謂不與君之是也劉敞謂晅如實立瑕當書衛殺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晅以正其君臣之名無爲先晅以及瑕不知衛事在元晅瑕雖立非首惡也瑕之事畧與剽同然書與剽異者剽殺于甯喜瑕殺于衛侯故也

不與謀佗同者瑕爲人所立非身爲篡立者也
元咺衛之良臣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不察而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
入守公不悟竟殺叔武而咺之心傷遂變而訟君
矣嗟乎咺能忍于子而不能忍于叔武以陷于大
逆可傷也叔武之死寃也然君實有臣而殺之其
謂之何爲咺之計者委身而去爲大叔儀可也乃
不勝憤恨之心將以求直君臣之際直可求乎王
徹則李懷光初皆忠臣也求忠不獲逼而爲逆天

下亦孰能說之後世之爲人君者不可不念三臣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可不懲三臣

衛侯鄭歸于衛

先言復歸今止言歸復歸者既失再得歸者原未有失出入之恒詞耳衛侯出奔楚是爲失國復其位而歸故曰復歸其後雖爲晉執然王不允晉討則其位未絕雖在京師猶是衛君故從恒詞言歸

晉人文秦人穆圍鄭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侯亦去之

成天下之事必有容天下之量記過復怨未有能濟者也故國君而讐匹夫寺人披猶能言之况與國乎曹鄭衛得罪亡公子耳文公記舊怨于風塵之中不亦細乎且晉會許鄭爲衡雍之盟矣盟于踐土會于溫鄭伯咸與焉口血未乾兩大國之師已在城下又誰敢信之晉文始得志而惟私怨是尋怨曹則曹伯執曹田分怨衛則衛之君臣𨶹兄弟殘怨鄭則圍鄭而原野暴骨故晉之伯者幸也秦始與晉同爲侮弱之師繼又私與鄭盟而棄去

信與義兩失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城濮踐土朝王所是王之所以藉伯也執衛侯圍鄭分曹田是伯之所以無王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報宰周公林云魯始聘周聘晉

胡傳夷周室於列國大不共是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左傳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

晉侯以亡公子之怨積怒于曹曹伯雖復位然奪

其田以畀諸侯則又甚矣齊桓城衛城邢君子猶不與其專封況專削乎此不但曹有失地之悲亦諸侯狐兎之嗟也乃晉方懸其田以為餌諸侯亦享其利為有德可嘆也或謂濟西吾故田也取之不亦可乎夫吾田之淪于曹者幾世矣前此不能治而必假煦沫于晉人之手分田者不獨一魯豈盡故地邪春秋治大法舉一魯以概諸侯故以為病也貪小利而忘同好弗思之甚矣神龍無欲故不可羈以千乘之國而望私德于人其為晉鞭箠

使不亦宜乎

公子遂如晉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非時也卜郊非禮也禮不卜常祀違時而卜卜之不從而至于四亦何益焉書之所以志不共也若魯不當郊人知之矣姜鳳阿引西亭辯疑謂魯郊自僖公始殊未然晉文挾震王之威曾不能得之于請隧魯乃敢僭郊天乎若果始于僖此何等事而經不書以初獻六羽例之不當書初用郊

乎曰四卜郊非礼郊也

猶三望公羊云三望泰山河海

猶者可以已之詞也不郊而望廢重舉輕故曰猶

假令郊而望則無譏矣又猶者不如彼而猶如此

使魯舊原無郊何猶之有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婚姻重事而婦人求之非禮也若伯姬逆婦杞伯

姬求婦皆以私昵爲之而昏禮日輕矣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左傳狄圍衛衛遷于帝邱

衛人不競晉不恤諸侯狄人亂華俱可知矣㝡爾之國一遷再遷可爲常乎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卒穆公蘭立

陳蔡許皆從夷者也雖失方岳之職然逼近楚地苟爲自存之計不得已而爲之君子猶或哀其情焉故會盟則許之不忍絶之于中國也如鄭者歷

世作逆甘心附楚非三國比也而捷又甚焉泓之
戰鄭伯以二夫人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享夜出
文芈又送于軍是何舉動也并以二女薦巾櫛如
鄭捷者人心盡亡矣

衛人侵狄 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秋衛人及狄盟

衛文承狄難之後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卒以興衛
成公墮其業可恨也不能張皇六旅剪小醜以靖
中國但乘狄亂而侵之遽與狄盟此其志以苟且

免于狄患斯已矣自棄者不可與有爲其衛成之謂乎故書及狄盟以懲諸侯之無志而失職者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襄公驩立）

伯者擅天子拂天子而名義足以壓之故天子諸侯皆屈于名義而莫敢不從以其竊天子之權故可罪以其不敢有取天下之心故可貴夫子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葢實有取焉至于重耳則此義漸滅幾盡矣請隧有易代之心召王示不臣之漸雖有城濮之功然以楚易楚晉患方大其

所以不能濟者則踐土之會天子自勞有以陰消其强悍之氣又以殘暴小國執人之君分人之田亂人之君臣大失天下心故盟不足以固鄭而力不足以服許雖諸侯莫敢不附而氣亦消沮甚耳之伯伯之蠹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爲襲鄭鄭商人絃高犒其謀鄭人知備秦爲滅滑而還

秦穆公伯之賢者也惜哉違老成人之言而有此舉也一失機于納王再失聽于襲鄭足爲千古之

梁傳言滅經言入則非滅也諸說謂不有其地故書入非也滑如實滅如下陽者雖不有其地可不謂之滅乎滅自滑言入自秦言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傳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臧文仲以君朝齊非是其謂服于有禮則是故禮之可以爲國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穀梁稱秦師公羊秦下無師字胡傳從公羊林云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于殽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秦穆公有德于文甚于楚文之于楚也猶避三舍

以報其德秦師不及晉而襲其師執其帥不亦甚乎及秦師之未逮請鄭之弗以伐其謀則鄭可無襲滑可無入秦晉可無戰義聲可以攝强秦而懷小國二國之好自在也計不出此而忘喪背殯墨衰從戎何爲者邪貪一日之利棄百年之好王官之役得不償失適足以强秦而自侮耳晉人寡恩不獨惠懷父子爲然也

癸巳塟晉文公

晉文譎而不正秦穆兆成皆以英主而失其謀莫

奸人之傑出者天王出居于鄭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此亦取威定伯之大竅係不知何以爲晉所擬而還師遂以失伯晉獨取之伯業定焉故能大有爲於天下者必具天下之大識而赴天下之大機漢獻播遷袁本初以小不便失大事會爲曹孟德所先而成敗分古今一揆也

狄侵齊

狄橫行中土邢衛齊晉鄭魯無不受其侮而終莫之剪滅按文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

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然則所謂狄者即赤狄潞氏諸種也當在晉之北鄙山川險阻馳驅非易不知何以犯中國若是之易中國禦之者是之難殆不可曉

公伐邾取訾婁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魚門之恥誠不可忘然安富尊榮亦必有道訾婁之取暴易暴去邾幾何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家氏曰齊桓之役宋楚爭伯魯乘之以伐邾歲至

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至于再乘伯國之多事而陵侮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獲白狄子晉先軫死焉

敗狄敗箕皆詐戰也胡傳何以無譏

冬十月公如齊左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汪氏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冢宰之重下聘于魯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而使公

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令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交鄰之常禮命大夫往答其勤斯可矣顧乃躬往朝之于其所厚者薄于其所薄者厚失之遠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僖歷年最久齊桓晉文皆以身終始之而漠然無所動于心也以周公之子孫奔走于伯主而不厭其煩仰息于亡命之公子而不以爲耻有千乘之魯而無衛文之志顧得稱賢君者三十年之內國家無大兵革立閟宮復泮宮牧坰野猶有禮樂修

明之志焉然事不書于春秋則其所謂賢者猶非聖人所期于僖公者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云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以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則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能處變

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康侯此言似是而非也宰我所論者專主于殺夫子所論者時也冬宜殺而不殺故爲異則春夏宜長養而不長養亦當爲異故曰此言可以殺也非使民戰栗之謂也春生秋殺天道也命德討罪君道也聖賢立言之不同以此君子察于此而仁義之道思過半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傳討其貳于楚也

諸侯會盟而許不至諸侯朝王而許不至許之叛

華即夷不可不治晉襄繼文之業而首治之是矣然書人何也凡所責于許者為其叛王非叛晉也晉之所以伐許者非為王也許雖有罪晉襄不足以治之書曰晉人治許并治晉也故曰春秋不以名義假人